

生命交會的**光芒**

——從社會工作的角度看心臟移植

文 / 尹寸欣 臺北慈濟醫院社會服務室社工師

手術室內，是生命交會的地方，
一死一生的交換，同時也牽動著手術室外每一個家屬的心。
一樣的等待，不一樣的心情，
捐贈者家屬面對生命點滴流逝的無助與悲傷，
受贈者家屬對於新生的期待，
同一個場域流轉的是不同的生命故事。
而等待的時間對於雙方家屬而言，一秒等同一年，
幾個小時的手術，焦急不安的心情卻似一世紀般的漫長……
等待一顆適合自己的心臟需要多少的時間？
決定進行心臟移植手術需要多大的勇氣？
換了一顆新的心臟需要背負多沈重的壓力？

天降幸運 勇氣承擔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臺北慈濟醫院完成了慈濟醫療體系的第一例心臟移植手術。手術的成功，除了全體醫療團隊的戮力以赴之外，另一個不可或缺的元素，則在於器官受贈者莫大的承擔勇氣。也許大部分的人會認為，能在「有生之年」等到心臟移植的機會，不是件高興都來不及的好事嗎？做為萬中選一的幸運兒，還有什麼好猶豫的？其實，在醫療的場域裡，任何醫療的處置與決定，從專業人員的角度看來也許都十分清楚明確，但是，若換



換心成功後，廖女士與長期陪伴他的醫療團隊合影。左起心臟血管外科蔡貴棟主任、社工師尹寸欣、廖女士、協調護理師余翠翠、心臟外科譔大中醫師、張耀仁副院長、游憲章副院長。

從病患的角度來思考，每一次決定卻都必須包含許多未知的不確定性。就器官移植的結果而言，人體某些器官的移植若失敗了，也許並不會馬上危及到生命；但心臟移植的結果，不是「一」就是「零」，這代表著心臟移植的過程中，若有所差遲或術後產生排斥，生命很可能就在轉瞬間消失；也因為這種及極端的結果，當真的等到了器官，接受移植與否，對受贈者來說，其實需要仰賴鋼鐵般的意志力與決斷力。

大捨之愛 難擇命運

對一位社會工作者而言，在心臟移植的領域裡最重要的工作究竟是什麼呢？如果要回答這個問題，移植手術前我會說是「社會心理評估」，移植手術後則是「陪伴」。印象中曾經參與過一個與器官捐贈相關的研討會，研討會裡一位捐贈者的家屬詢問著臺上報告的捐贈移植醫護團隊，她說：「我不知道我兒子的器官是捐給誰，我可以不知道那個人是『誰』，但我想知道那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如果是壞人，器官捐給他，不是又讓他去害人，那我兒子的器官不就是白捐了？」這位捐贈者家屬的話，點出器官移植工作的倫理兩難——「器官的來源有限，誰有資格得到這個器官？」身邊同樣從事醫院社工的朋友，也曾經問過我，在進行心臟受贈者的社會心理評估過程中會不會有罪惡感？會不會覺得自己決定了別人的生命？

如果當三十九歲從事餐飲工作並育有

兩名學齡子女的男性；五十一歲從事宗教志工極富熱誠的女性；以及六十歲無固定工作及收入也無家屬的男性都是評估的對象時，我們真的有權利決定誰可以得到心臟移植的機會嗎？社會工作師是人而不是神，我們憑什麼決定別人的生死？

的確，我曾經困惑於這樣的迷思中，但是我後來體悟到，誰能得到心臟移植的機會，既有專業醫療評估，也有法定的移植分配原則(注)，而社工進行社會心理評估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在整個醫療團隊中，提供不同於疾病嚴重判定的面向來了解一個病人。

全人全程 續愛無憾

生命不是加減法，沒有辦法單純地用這裡加一分，那裡減一分的評估表決定一個人是否適合移植，而是需要全面性地了解一個人或是一個家庭在各方面可以承擔的程度。因為病人在等待心臟移植的過程中，跟社工有長時間的相處，社工可以看到的是與醫護人員不一樣的面像。社工在意的是，病人的家庭照顧功能及自我照顧能力。當然，這中間有很深刻的倫理議題在裡面，就算病人缺乏家庭支持系統，自我照顧能力又差，是否就代表這個病人「不值得」被捐贈？這牽涉了「人的價值」的深入探討。但試想，一顆心臟，牽連的是兩條生命，器官的來源是多麼地不易，如果一個人接受了心臟移植之後卻無法好好愛惜及照顧自己的身體，不只是「浪費」一個寶貴的器官，更辜負了捐贈者及其家屬的一片心意。而更重要的是，

真正能夠決定這個病患是否可接受心臟移植，依靠的是整個醫療團隊充分地討論，除此之外，還要看移植當下的種種因緣能否配合，因此我想，以社工的角度做好社會心理評估的工作，也是協助整個醫療團隊對受贈者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引導解憂 迎向新生

而說到「陪伴」，看似再簡單也不過的一件事，卻是支持病人及家屬最重要的一個工作。當病人在不知有沒有盡頭的時間迴廊裡，社工可以陪伴他度過術前等待的煎熬；當病人在手術室中生死徘徊時，社工可以陪伴家屬在手術室外引頸企盼每一次手術門打開的時刻；當所有人都歡慶著移植手術的成功時，社工須陪伴受贈者與家屬一起面對術後生活的改變。接受移植手術後的病人，心情往往都是很複雜的，新生的喜悅，其實很快就會被各種突發的狀況所掩蓋；光是術後可能進行的隔離照顧，或是一次一次接受各種繁複的

檢查（例如心肌切片），這種種因素所造成生活上諸多不便，每一次都可能讓受贈者興起「早知道就不要進行移植手術的念頭」。社工的工作就是要察覺並體貼這樣的情緒，陪伴受贈者帶著「別人的心意」好好活下去。唯有在陪伴中細微觀察所需，才能在適當的時間給予協助。

有句話說：「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在器官捐贈工作的領域裡，一個家庭的歡欣重生，乘載了另一個家庭滿滿的眼淚。每一位「捨身奉獻」的捐贈者，每一位「絕處逢生」的受贈者，都有屬與他們的故事，我相信，無論是捐贈者家屬或是受贈者，都一樣需要我們長時間的關心，來繼續延續每一段愛與希望的故事。

注：心臟移植分配原則可詳見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網頁：<http://www.torsc.org.tw/assize/assizeAllotmentHeart.jsp>



廖女士堅強挺過三次大手術，社工尹寸欣都在旁陪伴，在生命重要的關口，陪伴是最簡單也最重要的一個工作。